

津液与奇恒之腑关系新说

● 王 兵 侯 炜

摘要 本文从《内经》原文重新解读了津液与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等深层关系,并且进一步阐述了人体津液与奇恒之腑的病理关系,以及其对于临床上某些疑难杂病的治疗的指导作用,丰富了中医津液和奇恒之腑理论的内涵。

关键词 津液 奇恒之腑 生理病理 理论探讨

津液为人体重要的营养与濡润的物质,《素问·六节藏象论》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灵枢·天年》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人之所有者,神与形也,津液既能生神,又能养形,对于人体各种生命活动的维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故而《灵枢·平人绝谷》曰:“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津液来源于水谷,是水谷变化出的初始形态,在体内禀受各个脏腑之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本质作用却都是营养和濡润人体脏腑组织,维持其功能活动。

1 津液与奇恒之腑的生理关系

《灵枢·邪客》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五谷入胃,腐熟变化而出津液,津液各走其道,其中“清者注

阴”(《灵枢·阴阳清浊》),主人脾,此即为“脾为胃行其津液”(《素问·太阴阳明论》);“浊者注阳”(《灵枢·阴阳清浊》)主归肝,此即为“散精于肝”(《素问·经脉别论》)。津液有清有浊,或者亲阴近阳,流注各有喜归,变化不尽相通。

《灵枢·五癯津液别》曰:“故三焦出气,以温分肉,充皮肤,为津;其留而不行者,为液。”津液由膜原行于三焦、腠理、经络的部分即为津;由膜原散于胸腹,渗入脏腑,达于筋节,入于骨空的部分即为液。津善动属阳,以行阳位,液喜静属阴,以守阴地,阴阳异位,各行其是。《灵枢·决气》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津为化汗之原料,液为生髓之原料,同时津与液亦可相合为用,《灵枢·营卫生会》曰:“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住于肺脉,乃化而为血”。《素问·灵兰秘

典论》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津液合用,入于肺脉,可以化生血液;津液共贮膀胱,可以化生尿液。

津液存于皮肤腠理之间即为津,此能“温肌肉,充皮肤”,同时与肺“通调三焦水道”所行水液合化为汗液,禀受心阳之气,温化推动,出于玄府,即为汗出。病理状态之下,则会出现“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灵枢·决气》)。津液质重不行的部分留于腔膜之内即为液,此以濡养关节,补益脑髓,病理状态下,则会出现“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灵枢·决气》)。如果津液皆不足时,皮肤骨节都会发生病变,正如《灵枢·经脉》所言:“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则气先死”,另如《灵枢·刺节真邪论》亦载津液合病“津液内溢,乃下流于辜,水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趋翔不能,此病荣然有水。”

《灵枢·五癯津液别》曰:“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津液“和合”当为“淖泽”讲。《素问·经络论》曰:“寒多则凝泣,凝

● 作者单位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100053)

泣则青黑;热多则黄赤”;《素问·离合真邪论》曰:“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以上两段经文互参可知“淖泽”与“凝泣”互为反义。“淖泽”即为沸溢、流动、稠厚之意,津液中稠厚而能流动的部分而为膏,此膏主要补益脑髓,为脑髓生成的原料,故而《灵枢·卫气失常》曰:“骨空之所以受液而益脑髓者也。”膏与液极为相似,皆质重浊,但是膏者注脑主养脑髓,液者渗入骨空,主养骨髓。

津液渗入五脏而化五液,滋养五窍,故而《灵枢·口问》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入于肝化为泪,而养目,如果“液竭则津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灵枢·口问》)入于心化为汗,而养舌;入于脾化为涎,而养口;入于肺化为涕,而养鼻;入于肾化为唾,而养耳。此外,津液入于五脏亦能发挥其濡养五体的功能。

津液经过五脏六腑代谢利用平衡后的剩余的部分化而为“精”,藏之于肾,《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谓之精”《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藏“后天之精”实际来源于水谷所化生的津液经过脏腑代谢转化之后剩余的部分变化而来;肾藏“先天之精”,则是禀受父母生殖之精,故曰肾为精之处也。然而《素问·逆调论》又曰:“肾者水脏,主津液”盖肾主津液,一方面为剩余部分津液,化精藏之于肾之意;另一方面,肾虽主津液,但是不藏之,津液藏于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灵枢·本输》)。

《素问·逆调论》曰:“是人者……,肾脂枯不长……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肾不但主

津液藏精,而且还能贮脂。《灵枢·卫气失常》曰:“人有膏,有脂,有肉”《礼记·内则》云:“脂,膏以膏之”《说文解字》注曰:“膏,肥也”孔颖达疏:“凝者为脂,释者为膏。”肾中所贮之脂当为“凝者”之脂,而“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中的“膏”当为“释者”之膏。肾主骨,骨空原本与肾相通,骨空之膏与肾中之脂,实为一物,只是稠度不一而已,肾中之脂偏稠,骨空之膏偏稀。其实肾脂亦属肾中所藏之“精”的范畴。

肾脂与津液之膏皆能内渗于骨空,合而生髓充骨养脑,此即“肾藏精,精生髓,髓以养脑”。然而此过程又必得胆为之助。胆主肾气,《灵枢·本输》曰:“肝合胆,胆者,中精之腑”,《灵枢·本神》曰:“肾藏精”。胆为“中精”之腑,肾为“藏精”之脏。《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陈佳园在《妇科秘书八种》中提出胎儿“一月如露,少阳胆养之,二月则厥阴肝养之……十月则少阴肾养之。”父母肾中所藏之精,相转变化而人始生,人生则肾精成,一月精注于胆而胆养之,十月复归于肾而肾养之。胆禀受先天肾精与后天精微,故为“中精”之腑。胆为少阳,主于甲子,是为春气之始,五运六气之首,禀肾之至阴极变而来,冬去春来,即为肾阴极变,胆气始生之理。肝主生心,实为胆主生心,胆主生心乃是肾阴极变为阳的表现,此为阴阳极变,质的变化。胆藏“中精”帮助五脏六腑代谢剩余之后的津液化为“精”,入于肾系,故曰“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注于骨空帮助肾脂与津液之膏者合化为髓,髓受胆精之甚者,上达于脑,而为脑髓,髓受胆精之不甚者,留于骨空而为骨髓。

2 津液与奇恒之腑的病理关系

当津液不能和合为膏,肾脂枯乏,髓受邪气,胆之“中精”异常的时候则会出现一系列的病变:

2.1 邪气入于骨髓为病

《素问·诊要经终论》曰:“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春天本该刺春分,反而刺了夏分,致使脉气耗散逆乱,邪气深踞骨髓,伏而为患,使病不得愈,骨髓不得用。《灵枢·始终》曰:“津液不化,脱其五味”髓为邪害,津液生髓不及,五谷不化津液,饮食不知五谷之味,所以令人食欲不振且又少气。另外《素问·疟论》曰:“温疟者……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温疟之邪,耗气伤津,津液皆从汗而泄,髓化无源,加之酷暑、劳力更加损伤脑髓、肾精,此病已经尤为深重。

2.2 肾脂不足为病

《素问·逆调论》曰:“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寒冷彻骨之病,不一定全部责之阳虚,肾脂不足,髓化乏源,骨空无髓以充也可以出现。故而临床可见病人虽然寒冷彻骨,但却屡投四逆汤大辛大热之剂而无效者,此时应当选用一些滋补精液之药,助其髓的化生,充养骨空。《素问·脉要精微论》言肾脉:“其栗而散者,当病少血。”此病亦为肾脂亏乏,不能生髓化血,血化不足,故而出现月经涩少,甚则经闭不行。其实津液对于血的生成起到很大作用,笔者在拙文《论〈内经〉血的生成》一文中详细阐明血生成的表里两条途径。津化“气”,液生“汁”,“气”“汁”共同生血,同时津液化生髓,髓亦能生血,故而临

床治疗月经量少或者闭经之时,应该大量滋补津液,方为治病之本。

2.3 髓化不足为病 《灵枢·决气》曰:“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酸,耳数鸣。”《灵枢·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灵枢·五癯津液别》曰:“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灵枢·卫气失常》曰:“耳焦枯受尘垢,病在骨”髓之不足,有脑髓与骨髓的区别。脑髓不足主要表现为“耳数鸣”“耳焦枯受尘垢”“脑转耳鸣”“眩冒”“目无所见”等,骨髓不足则主要表现为“骨属屈伸不利”“胫酸”“腰背痛”“懈怠安卧”等,治当补津液之“膏”,助肾中精气之脂,同时兼以利胆,共凑生髓,充养骨、脑之用。

2.4 骨病及肉为病 《灵枢·经脉》曰:“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

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素问·气交变大论》曰:“水不及……其胄北,其脏肾,其病内含腰脊骨髓,外在溪谷踠膝”,少阴肾精不足,骨髓失养,髓病即不能充养濡润骨而骨枯,肉附于骨而生长,骨枯则肉无以滋而失于营养,故肉软却导致齿根外露,如长些许,布满污垢,因发植于肉,肉既软却,发亦无泽,此所出现的一系列病变,本质在于骨髓,在于肾精。用药应当填精益髓,以助津液生髓。

2.5 胆之“中精”异常为病 《灵枢·经脉》曰:“胆足少阳之脉……是主骨所生病者”张介宾《类经》言:“胆味苦,苦属骨,故胆主骨所生之病,又骨为干,其质刚,胆为中正之官,其气亦刚,胆病则失其刚,

故病及到骨,凡惊伤胆者,骨必软,即其明证。”骨病源本在髓,胆之“中精”不注骨空,髓化不足或者异常,故见骨病。《素问·决气》曰:“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蔑瞑目。”《素问·解精微论》曰:“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胆热则胆所藏之“中精”不免亦热,“中精”感受阳热之邪,则髓化不能正常进行,复注于属阴之脑,阴阳不和,故而脑渗为涕,而且浊涕不止。《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将捕之。”胆虚为恐,当为胆之“中精”不足,然而肾志亦为恐,也为“肾精”不足所致。胆肾之精不足,髓化减少,骨为之软,故见惊恐之时腿软无力,治当升提胆肾之气,以补胆肾之精,无使“气下成恐”。

中药文化

“升降浮沉”话中药

沿着历史的长河,追寻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体会中医药的灿烂文化,一部浩繁的医药史,使人诸多感叹。

《内经》云“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天地日月者,大自然也。大自然乃神奇的造物主,赋予人类优厚的物质资源,又为人类提供了疗疾养伤之良药,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每一味中药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大自然的神功造就了药物的特殊功能,药物的升降浮沉就是大自然的杰作。其云:根——升、子——降、介——破、石——沉、枝——走四肢、叶——达皮毛、内实者——攻里、中空者——发表、枯燥者——行气、润泽者——入血,真乃相参相应也。

植物之根为生长之本,其根入药皆有升举上行之功,而有升清益气的作用,如葛根、柴胡、升麻等。子者植物之果实,历经四季孕育成熟后多回落大地,其为药用多有降气、降逆下行之效,如苏子、葶苈子、白芥子、车前子等。介壳类药物则多有突破,软化坚结之功,如牡蛎、穿山甲等。矿石类药物取其重而有降逆沉降之功,如磁石、代赭石之类。植物枝条入药多走四肢而治疗四肢疾患,如桂枝、桑枝等。叶入药其质轻多走人体皮毛而治疗外感表证、皮肤之疾,如桑叶、荷叶、大青叶等。中药形态内实者多用于治疗内实证,如扁豆、芡实、薏苡仁等。中药外实里虚中空者多有发表的作用,以治外感表证,如芦根、薄荷等。药观之枯燥者多有行气理气作用,如木香、生黄芪、枳壳等。药观其润泽而有光者多善于入血而治疗血分病证。如桃仁、红花、当归、熟地等。真乃观药之外观可知药之功效。药物生于阴暗潮湿处,多药性寒凉,可清热养阴,生于向阳干燥之地多性偏温而有驱寒温阳之功。海洋水产品做药用多可滋阴潜阳,虫类药多搜风走窜,动物类药则多强身壮体、补阳益元,此皆自然之大道也。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人生于天地之间,理应顺应自然,适阴阳之道,世间万物皆如此,更何况人乎!